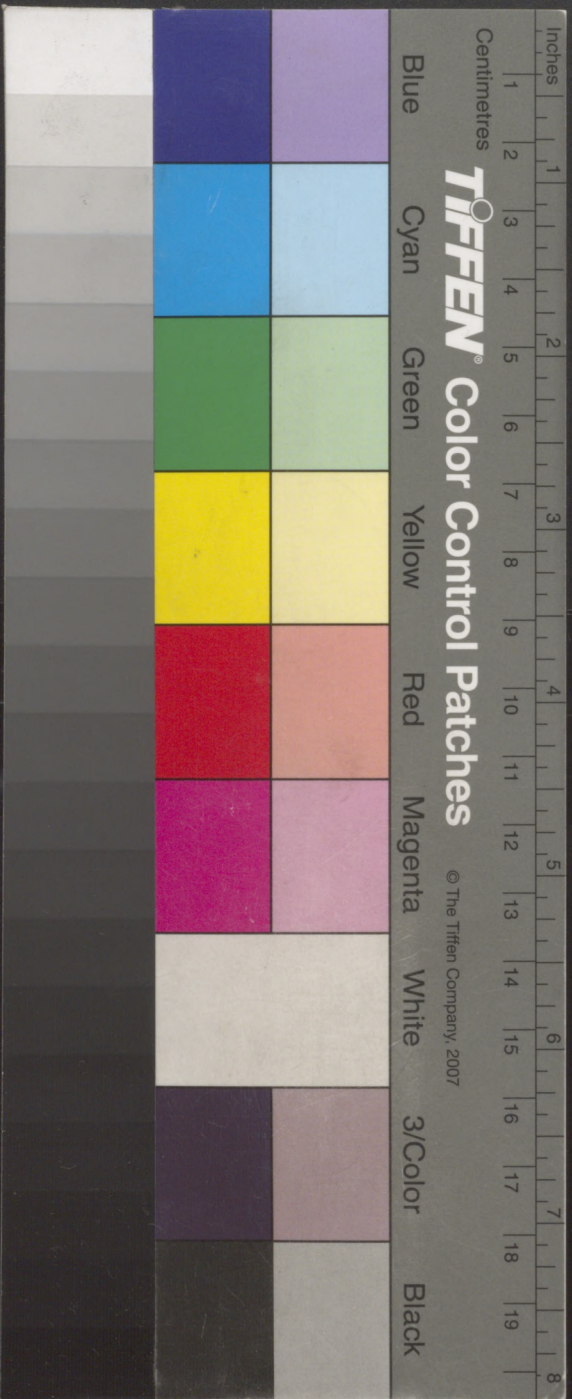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集

+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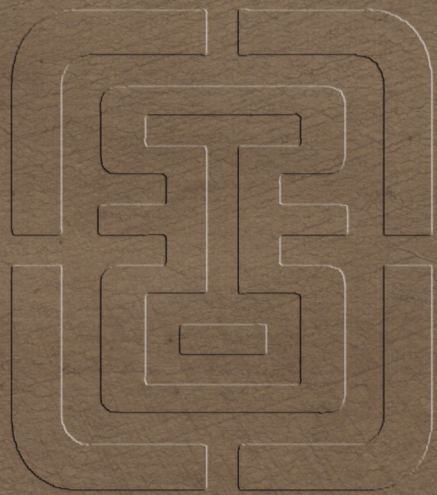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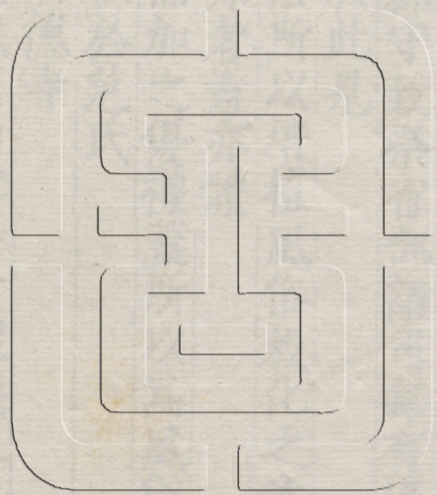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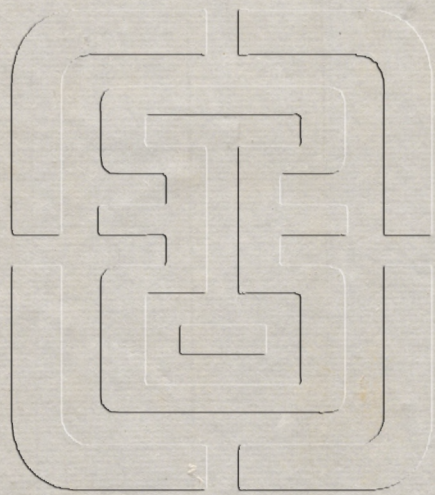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朝廷優崇

古者一代帝王之興必尊禮昔賢以獎勸風俗  
文正公之勲德其在宋時固宜優禮至于

皇元歲命郡守致祭省部諸司每有優恤范氏子孫之  
文於此見

大朝之盛治所以培植風俗教化之意遠矣然則仕於  
是邦者蓋亦體

朝廷之意而加之優禮蓋所以爲風俗教化之楷範而  
豈私於范氏

置功德寺

中書門下牒蘇州白雲寺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范仲  
淹劄子奏蘇州天平山有白雲泉南有寺寺中有刺史



白居易詠白雲泉詩明古寺也臣本家松楸實在其側  
常令此寺照管准先降條貫應寺院及五十間已上至  
乾元節並得賜額上件古寺屋宇已應得條貫伏望特  
賜一名額取進止牒奉敕宜賜白雲寺爲額牒至准敕  
故牒慶曆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范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賈

刑部尚書平章事晏

工部尚書平章事章

觀察推官夏有章權節度推官汪仲權節度掌書記蔡  
抗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朱壽隆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軍  
州事呂溱原武鄭方平篆臨安錢德範書山門住持僧

擇梧立皇祐元年夏四月初一日當寺講僧遇明

### 建置祠堂

浙西提舉司申照會說友蒙恩守吳懼無補報竊見先  
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載在國史  
實爲我朝第一流人物身沒之後近二百年凡公過化  
之地無不尸而祝之獨本府未有專祠附庸學宮而已  
其於崇祀勵賢見謂缺典郡雖窘乏而事關風化曷敢  
弗力乃卜范氏義莊之東義宅隙土鳩工度材爲屋六  
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  
之費其祠密邇學道書院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屬親蒞  
及遇月朔則山長率諸生往拜焉先擇公之後賢者一  
人爲掌祠若郡計稍舒別圖收教其子弟并以附于書



院已消九月十一日立木候成舍采奉安外所合具申  
朝省照會仍乞劄下本府照應伏候指揮

省劄

照得知平江府潛提舉申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獨  
未有專祠今卜范氏義莊義宅之東隙土爲屋六十楹  
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畝招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  
已消日立木候成奉安外申乞劄下本府照應合議行  
下

右劄付平江府照應仍具所撥田畝數目尚書省准  
此

咸淳十九年九月 日

與免科糴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吳縣申具致范令公義莊田八百  
九十七畝每畝勸米三斗計米二百九十二石一斗呈  
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廼風化之所關與免科糴仍帖  
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今帖吳縣勸糴官仰  
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糴本錢具狀一併差  
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吳  
縣勸糴官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長洲縣申具范令公義莊田二千  
二百七十一畝三角每畝勸米三斗計米六百八十一  
石五斗二升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廼風化之所關  
與免科糴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今帖  
長洲縣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糴



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長洲縣勸糴官

祠設教諭

省府范文正公祠

照會本祠見闕訓導小學教諭一員今帖請李前職夢文充本祠教諭請

照應日下供職具遵稟狀申

至元十三年閏月 日帖

帖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提督范祠素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副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

提督范祠石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范士貴狀告年壯無疾係先賢范文正公嫡孫見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莊義學勾當即目在太平山住坐先世文正公捨宅爲路學作養人材置買義莊田養贍宗族及勸義學以教子孫有墳山梯巴田地並隸本路屬縣亡宋時及歸附後俱蒙軫念先賢後代本處官司會驗舊例除納稅石外一切差役科折並行蠲免後因吳縣及長洲縣司吏朦朧科折糯苗士貴狀告本縣次經本路俱蒙受理行不合屬改正止納一色造粳又於至元十七年六月內有各鄉里正人等欲將義莊與民田一例科助役米遂經本道宣慰司并按察司陳告蒙追



索本路文卷檢照得范文正公置買上項田土初非私已正欲永遠養贍宗族子孫義所難及自前至今既不曾設著科役難同民田一例施行牒本路行下合屬除免間再具狀經行中書省陳告蒙受理行下本路照勘是實依土蠲免毋得科率違錯總府除已遍榜合屬外又於二十年三月內經省府陳告給蠲免文據奉省府鈞旨送浙西道宣慰司照勘依例施行毋得違錯奉此蒙宣慰司照勘是實劄付本路行下合屬依例施行除免一應科役就便出給文憑付士貴收執照驗外近欽奉

聖旨節該在籍秀才做買賣納商稅種田納地稅其餘一切雜泛差役並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加存恤仍禁

約使臣人等毋得於廟學安下非理搔擾欽此凡是儒人既例蒙存恤蠲免況本家裔忝先賢世居吳郡先文正置立義莊義學以教養宗族凡冠婚喪葬咸有所助迄今三百年流傳不朽人皆慕之本處官司尚以義關風化每歲舉行祀典實與其他儒戶不同但士貴雖已經行省陳告行下合屬蠲免止是本路備舉出給文憑付士貴收執切慮歲月深遠官吏更易仍不准行雷例科率搔擾告乞出給公憑事得此省府除已行下平江路依例除免本戶雜泛差役外合行出給者

右付范士貴收執准此

為范士貴告科擾事



至元二十七年 月 日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近據平江路申准本路總管董嘉議關伏見先賢范文正公世家吳郡勲德事業著在青史以地建學撥田養士實其勛始吳士德之其三世祖父墳墓俱在本路管下皆封太師國公曾賜忠烈廟額每歲本路致祭甚虔置立義莊義學至今三百餘年規模如故若加旌表實為砥礪風俗之本移准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分司牒如准所言允當申乞照詳得此移咨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回咨送據禮部呈照得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准集賢院關備國子監呈范士貴狀告先賢范文正公六世孫提管本族義莊義學養贍

宗族垂三百年世守弗墜歸附以來蒙官司軫念先賢之後除納稅石外依例與免差役後因司縣官吏更替不常其間不無動搖雖蒙江浙行省行下合屬欽依

聖旨事意蠲免一切差役及出給公據付士貴收執有長洲縣司吏仍復以和買為由攪擾不安終未有都省存恤明文司縣得以玩視告乞優加存恤施行本監叅詳范文正公以文武全材實為當時之名相置買田宅養贍宗族足為後世之良規三百年來子孫猶在若加存恤實為

聖元仁政伏乞照依先降

聖旨除商稅地稅其餘一切雜泛禁止相應得此本院



議得范文正公古之名相置買義田子孫世守不墜  
如准國子監所擬實爲相應准此本部議得范文正  
公前代名臣置田贍族垂教後世不爲無補如准集  
賢院所擬移咨行省照勘如委係范文正公親族欽  
依

聖旨除免雜泛相應具呈都省照詳去訖今奉前因本  
部議得宋相范文正公致君澤民之術具載方冊所  
設義莊義學資給宗人教育後裔至今規模不墜其  
於世教不爲無補宜咨行省禁治諸人無得煩擾所  
司常加優恤外據旌表一節既有忠烈廟額似難別  
議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劄  
付平江路總管府依上禁治令所司常加優恤外合

行出榜禁治諸人毋得煩擾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

右榜曉諭諸人通知

大德 年 月 日

泰州據前安慶路儒學正朱景新謹呈切見西溪范文  
正公祠堂係是宋時天聖年間文正公監西溪鎮買  
納鹽倉之日因見瀕海田土被海水侵鹹有妨耕種  
乃相度此地宜剏捍海堰以救護良田遂作程度計  
料文書申覆上司達知朝省就任遷范監倉知興化  
縣監督人夫剏築捍海堰於西溪之東計長一百四  
十六里零六丈六尺其高一丈其闊二丈爲則用磚  
包砌截海水於外護良田於內自後海陵興化鹽城  
等縣田土皆得種蒔不特百姓有糧及諸鹽場亦賴



以培養剪燒氣力者今三百餘年矣亡宋年時鄉人告於官而立文正公祠堂於西溪以報范公之德已經年深至歸附後毀廢祠堂大德四年間前任海陵縣丞白將仕等收買屋料興復起蓋祠堂重新裝塑賢像彼時蒙海陵縣曾出榜文禁約諸人毋得沮壞祠堂一節今爲年深前榜不在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在祠堂毀壞墻壁蹇潑糞草地上掘取泥土多端侵損即日再行修整若不呈乞出給榜文付祠堂張掛省論諸人毋得似前沮壞誠恐日漸毀壞前代名賢遺迹不便據此合行具呈

右泰州西溪書院禁約

據前眞州儒學學錄朱景新狀呈切見泰州西溪范文

正公書院昔因通泰兩州之地東臨大海每遇風濤大作直抵城下人被其苦亡宋天聖間公監西溪塩倉之日遂築捍海堰橫截潮水自後塩農俱受其賜爲此立祠於西溪歲時致祭積有年矣自歸附後廟貌頽圯迨今未整若不重爲脩理恐負上司美意今欲興工慮有一等不知禮法之人攪擾沮壞未便乞出榜禁約施行得此使州合行出榜如有違犯之人仰指名告官取問是實痛行斷罪所有榜文須至出給者

大德五年二月

日

右泰州榜文

中書省准河南省咨言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前宋范文



正公仲淹所建書院在焉當其還朝民爲立祠以報其德經二百餘年至元歸附學遂廢弛大德間姜國英以已財重建祠宇乞令本儒主領相應中書送禮部議既經本道廉訪司體察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延祐二年

月

日

朝廷優崇終

遺文

文正忠宣父子諸公道德充積於中著於勲業見于文章其片言隻字皆有裨於治道世教非若世之文士徒枝詞琢句務爲工而已故今於諸公之文雖有數語亦必記錄使人知范氏之不朽者蓋在於穆卦之所謂立言而非宣子之所謂世祿云

與中書論責劉琦事

忠宣公

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



致太平日久億垂又寧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  
呂誨等與純仁爲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主上  
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  
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蔽其本本但致外議喧騰  
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  
失得陳而柄臣遂摺據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叅政以  
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類率  
易輕信難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切忘其舊學  
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之術尚法令則稱  
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徒棄公論爲  
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  
薛向爲周才指呂誨爲無用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

揠苗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道虧但欲見容雷同  
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今則一切依隨趙叅政心知其非  
而辯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  
大臣所爲安得政令無失按此篇亦見言行錄中但被  
以爲上神宗而此以爲與中  
書兼詞語亦多  
不同故重出之

論王覲不當責疏

忠宣公

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日行之恐傷仁化又  
慮來者或多各一一竄逐浸失朝廷清淨之體所有先  
降貶責王覲文字臣未敢策書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  
乞謫臣補外臣雖一身斥遠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  
有所補不辜東拔則死之日猶生之年

王氏語錄序

忠宣公



先生名伋字孔章希逸子其號也自唐中葉世司天文能先見藝祖祚曆之象者先生之世祖也族居京師有年矣以議金鷄曆出江西故先生爲江西人明經取青紫佐雍熙者先生之志也不幸試南宮偶遺乃蘊所學以紹箕裘交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蔽賢象數已著吾人苟獲漏網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咸服其明嘗病卜相之術雖可與醫同試見效然於人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詭誕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使與儒家不相角立曉迷釋惑俞爲有力異乎太史公所謂流者遠矣又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此又可以見先生之博物也一日葉林亮集其語錄以示

丹陽叟嘉其純正不爽時譽出處之節無愧古人因援筆以書左界焉叟謂誰范其姓純仁名堯夫字先生故人也

**太廟增室事**云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禮記謂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蓋七世定於廟數之中不緣所事之人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云者特因廣數以經禮言之也國朝自禧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延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來太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者况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在後無違將來大行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爲



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

**恭獻公議南郊合祭云**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神宗皇帝攷援古韻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者也又言春為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為陰故以七月迎於西郊聖人有作莫之能改也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夫野叟猶恠以駭而況於鬼神乎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方澤也而合於圓丘用夏至也而用冬至益何以異此合祭肇於漢末其言不經朝廷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

**龍圖閣純粹論西事當改圖云**元祐六年九月奏准樞

密院劄子夏國既失恭順又復已絕恩必須輕忿日以擾邊為計更須別圖方略元祐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處邊畫者莫非以禮義為本以恩信為先一切容貸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兵之卒未嘗減罷金穀之費未嘗省羨備禦之計未嘗簡弛耳且彼所求我必與之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不為它日之患乎夫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願並以元頒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戒飭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固所不可護邊待敵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羗尚能與中國久抗乎以歲月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



又論與夏國所畫封疆事云臣聞熙延兩路與夏國所畫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于欲速故強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夷固為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素常計至輒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賈販貿易隨已豐富雖脩甚恭蓋亦為自資之計耳朝廷即遣使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為賊所窺果聞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與兵入寇延渭破殘反覆不恭宜在殊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只委邊臣謂之要約示以閑暇使之望望然惟恐拒而不納則輕重之權在我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彼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

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為此計聞其有請即許造朝使人既至朝廷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許可太輕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執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皆著于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則彼尚何所能為乎今謀約不素明定彼以疲殘百餘人塞責而來我乃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四壘即付即以平鞞熙延二境始議畫疆顧不晚乎先已然者固不可追今可為者審究徐圖尚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城重有邀求又彀言與西鄰為合從之謀將以重我外議謂朝廷不以為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已甚矣朝廷



所以謂金城塞門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  
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邊  
兵也故不在賜給之限今乃欲局目前之小休棄形勢  
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斥候之衝屏蔽  
無餘出門過敵道路梗澁運餉艱虞孤壘僅存我將安  
用詔旨不與之地徒虛名耳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  
固宜朝廷之改圖也聞梁乙通用事之久元祐二年三  
寇涇原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不出一騎使席卷而  
歸後乃悉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每語人曰鬼名家人  
管國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黜兵者欲使朝廷憚  
我而爲國人求罷兵耳昔元昊叛時雖數遣人求和而  
故爲悖慢難從之議朝廷既不從則語衆曰我求罷兵

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戰威力乙通今乃効  
之今朝廷既議賤絕宜作邊帥草檄以淺近易曉之言  
具道乙通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兵于不得已之意令  
諸路多作木印棄于賊疆不惟可以伐徂衆怨之謀又  
足以激怒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庶有衆怨親叛之理  
朝旨但欲使近邊之人不能著業臣已謂未足繫彼國  
之要害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莫知所脩斯可矣欲  
如是當令諸路帥臣公心叶力謀議相閑一路將有所  
舉則諸路陽爲點集出兵之勢以留對境之備則實出  
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守迭出則彼所備者  
勢分而力勞矣又自來諸路多招納降人自元豐以來  
諸路所納不爲不多若謂可以耗彼力戰之人則夏賊



舉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耗也若謂可以助戰緣降人  
出入將帥豈敢全然倚仗計口給食坐耗邊穀借有地  
土可給亦妨占弓箭手請射之田其間仍多姦細緩急  
漢界有所舉動則猝然逸去致漏機事有害無益將求  
漢兵迭出宜悉止絕以清久弊朝廷如果令諸路互出  
銳兵撓賊當密戒諸路帥臣每有所舉不用過爲祕密  
略使兵散先出勢若大舉使彼衆得以遠避我鋒然後  
出偏師以信其散則其誰敢當要使數百里野無得耕  
之土衆無休息之期而已又申嚴博易之法以絕市貨  
則困賊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殺而爲利也

又乞脩明元頒戰守約束云國之所以前坐制西夏者  
誠由連城北帥並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

副敵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遠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  
足上下交相爲用而無有偏廢此我之所長而彼之所  
畏者也昔寶元康定用武之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  
隣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救涇原屢屨可憂之患見  
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叅定戰守約束頒降諸路  
實用其策非因徐禧計議邊事輕有改張遵行之初自  
懼其害蓋兵家張擢敵勢左牽右制古所不廢固未聞  
兵寡兵乏不假敵援而能獨勝者也今邊事未平虜情  
難測伏望朝廷深賜詳度檢會臣前奏及元頒戰守約  
束再如脩明

又奏咨訪問所問邊防機事云准詔諸路探報自乘常  
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



亂交攻日相屠害若有投來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聞奏臣除已依朝名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顧何足以語此臣早膺使任久在邊徼採摭審料在朝廷正宜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不爲爾捕寇也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爲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

雛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秉常父子有國縣久國人歸心今諸路諜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主其國者乎豈遂甘心爲梁氏子臣屬乎

又奏乞那差將兵云

紹聖二年呂大忠乞赴闕願早降指揮始朝廷劄下熙河范純粹預行措置建汝遮堡有如脩建定遠城之類機便行以乘伺間隙脩建之時即趁時併功興役伏奉指揮昨脩定遠城下除本路將兵盡數調發照應防托外更蒙朝廷指揮下秦鳳路那將兵三二萬於通渭峽側近擇利駐劄照應萬一西賊犯境於本路將兵共力



枝梧及下涇原環慶路各於本差定兵將額及萬人已上沿邊擇利駐劄大張聲勢使賊疑懼不敢併於一路作過將來萬一遂舉汝遮之役除本路兵馬斟量調發防托外乞朝廷預降指揮下秦鳳涇原環慶路經略司各令密切依昨來脩定遠城例差那將兵預作準備候見本司關報即於逐處沿邊駐劄照應貼黃稱仍乞下逐路帥臣別以他事爲名密切爲備雖第子官屬並不得預聞庶無漏落

**又奏蕃官李忠傑等事云**准樞密院劄子蕃官包順包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許時轄赴闕臣赴任之初准朝旨體探招納逸川河南人戶等蓋自范育在本路日曾有遣納趙嗣忠之議又种誼還自京師昌言被旨招

納緣日有阿里骨般次買賣向者謀議不容不知今醇忠之子被召恐多猜疑於臣所放機事有害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未敢遣赴闕并免與功多蕃官別有形迹及李忠傑見體量將入界捉來首領却送過天都等事臣輒從宜將行出文字節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姓名止將包順包誠差使臣押伴赴闕其包順包誠今來朝見如欲示旌勸只乞賜與金帛願留官爵差遣以責來效及乞不以邈川河南情僞詢訪逐人恐有漏泄詔阿里骨見差般次赴闕進貢所有前後經營青唐指揮更不施行李忠傑三人別聽朝旨其體量李忠傑事狀如無顯迹即不得少有枝蔓漏落致使危疑不安

**又奏牽制西夏事云**牽制之要當於平日先探知彼界



人戶團聚虛實之所遇事決策前去指其巢穴攻其必  
救則解圍制寇不致虛發緣諸路帥司所出牽制之兵  
止於一路而賊之大衆勢必十倍既衆寡不敵則牽制  
兵馬所行分須與賊兵敵勢相遠彼犯我東我出彼西  
進退之際不相逢迎庶無取困之慮今熙河秦鳳路地  
如犬牙兼秦鳳一路止有雞川兩寨之地係有邊面受  
敵之處若西賊舉衆欲秦鳳兩寨須經由看都川淺井  
川羅和市一帶山谷分頭南來此外更無他路如此則  
賊兵未至秦鳳已先逼近本路通遠軍通渭砦一帶邊  
面地形道路披圖可見除通遠軍蕃漢兩將人馬自須  
戒嚴以防侵軼不惟難以內自空虛引兵出外所有  
熙河蘭岷等處漢兵蕃馬雖是可用緣本路對境惟東

北天都山南牟會打繩川劉子一帶方是西界人戶團  
聚住坐之所指此而進即行兵之路却須自看都川淺  
井川羅和市或石硤子等處結陣前去乃在賊兵歸路  
之外聲勢甚逼彼雖已犯秦鳳若探知本路兵行不遠  
必是引衆而還遂出我師之後即見我之歸路立見梗  
絕甚非安全之計蓋本路在夏國西南極盡之處除天  
都等處路與賊迫近不可經畫外捨天都而西即全無  
人戶住坐如蘭州正北屢經漢兵討蕩具見的實決雖  
無利可乘恐徒有塞命之名枉致勞弊以此推較蓋諸  
路地形遠近不同而夏人團聚居止疎密有異故攻取  
便利理難一體本司今相度除賊寇河東鄜延環慶如  
探得天都一帶別無大段人馬會聚本路可以出兵牽



制外如西賊併兵寇犯秦鳳路即本路兵馬止可於白  
城谷災竿堡左右照應相度賊勢寬便攻擊或會合秦  
鳳之兵共力掩殺如此則兩路兵勢相合賊必不敢爲  
深入持久之計所貴不失機便伏緣今降朝旨定本路  
不許策應只令牽制有此利害深慮緩急申請不及伏  
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揭

貼黃熙秦路兩既相隣接則形勢一同今秦鳳之於  
熙河既不可牽制只可策應即熙河之於秦鳳利害  
不殊並乞驗會本路前後所供對境圖籍即見逐地  
名道路形勢利害牽制策應之法中間久廢因臣在  
環慶累曾論列方蒙朝旨下諸路頒行臣等曾預先  
探知西界人戶團聚之所後因賊犯鎮戎係在涇原

西北與環慶相去三百餘里臣曾搗虎破賊於曲六  
律掌俘馘甚多遂解鎮戎之圍比其歸護巢穴則我  
師還塞方纔一日僅免阻扼轉戰之患是時若賊勢  
稍相附近即歸師難保伏乞朝廷更賜照察

**又奏**分兵守邊云樞密院檢會已降朝旨下熙河蘭

岷路乘機會脩築汝遮去訖近節次據本司奏乞脩展  
蘭州西城及定西定遠城雖已各降指揮依奏三處所  
用功役萬數不少慮本路於脩建汝遮有所窺避將來  
以此爲名致失機會昨者本以三處城圍全闕增展或  
見今人馬暴露或緩急矢石交通無計保民日憂招寇  
念汝遮大役既須候可乘之機則廂兵數千不當廢他  
壘之用兼汝遮役所地里非遙候其進築有期立可移



兵前去愚慮偶尔及此於理合具奏心實無他事屬兩便臣所以且以脩築蘭川之西定遠爲名分孽役兵前去使衆人明見逐處興作庶解夏人之疑比至汝遮有機可乘則後兵皆在隣近委實安便

**又奏蕃官改姓云**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嵬名山爲趙懷順朱令峻爲朱保忠是也後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畧司不止遏據狀申解省部亦無問難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爲白守忠兀乞爲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自改作漢姓如盧峻之子爲周俊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扳援陳乞無故自便衷私撰改漢姓竊詳古者賜姓氏者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也今反使夷狄醜

類無故自易姓名混襍華人若年歲稍遠則本源汨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別異類也欲乞諸路蕃族除係朝廷特旌寵賜與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有今日不因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各依舊如元所奏只乞作朝廷訪聞立法行下

**又論改生口事云**

樞密院言環慶路將兵與夏人戰俘馘老幼婦女范純粹選留仍揭榜喻其親族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導者人賞以緡三匹十歲已下二匹

交換生口若施之於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無所不可緣夏國方爾悖慢與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棄絕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應敵不暇或



擾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或反間用權或旁行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動搖則其凶酋必使改輒然後邊釁可期於止息也若於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換即恐體勢不重有害事機庶訪聞得西界凡是捉虜到漢界人口並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於近裏去虜監防羈管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橫山一帶人戶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願遵朝命亦何緣於近裏取得羈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又論治平兵馬與金不同**

元祐三年癸亥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略授逐路帥臣講求困賊之策

切詳治平年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項遣應次第即與

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大意而已使西賊於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邊機難以預定貴在臨時處決即先事無可預陳所有准備西賊互有酬賽防庇邊民一節即不異見今備寇之策

**奏訪問州縣闕食去處**臣訪聞得本路州縣民

間甚有闕食去處及逃過主客人戶數目不少蓋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以後調發餉卒凋弊為甚而保結團教之法方此推行兼民間以邊事未平妄意私憂加之向春闕食遂此流散深慮閔陝根本益致殘弊所繫不輕如蒙施行只乞作朝廷訪聞內賜指揮

**又奏乞勞賞曲**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



兵將官不務公心不以隣路被寇爲己職或量以少少軍馬或故爲迂遠備禮塞命遂致永樂之禍臣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累論列三年間方蒙朝廷定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月初五日晚得涇原路報賊公牒臣於是特遣委曲玠已下點兵束裝翌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大破賊巢賊衆到漢界三數日解而去者玠之功也今來受指揮臣並未敢輒以語人欲望聖慈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將官曲玠已下支押賜合得銀合茶藥見朝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於本路士氣足以激勵稍厭人情不爲小補

遺文終

諸賢贊頌論疏

**韓魏公遺事**云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韓公與孫元規龍圖書云近方知希文留徐將治已差下人致書藥詣徐及裁記爲慶通中忽領來教且承希文疾遂不起聞之驚慟數日不能飲食忠正大賢天下屬望平生素蘊未得紓盡遂至于此深可哀哀痛痛所幸者到公治所後事得仁者盡力幹辦亦賢者之先識希文瞑目無憾矣今專差人致奠如公未發告令一幹吏同辦之幸甚



富鄭公稱之為聖人

石徂徠比之為夔高

張橫渠謂才氣老成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允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  
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得戮力平  
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正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歐陽公手自  
記曰脩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尔脩初以范  
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  
公罷相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  
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憾而共力於國家者希

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一節云我父至  
死未嘗解仇每歎曰我亦得罪於丞相者惟其言公所  
以信於後世也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  
其與呂公解仇書見於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  
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邵  
氏聞見錄曰歐陽作碑辯不可則自削去驩然戮力等  
語歐陽殊不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  
本改動碑中文字令人恨之

**歐陽公論小人諂媚**范富諸賢云韓琦仲淹富弼等遇

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弼等亦可謂難  
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思報臣謂事  
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耳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



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此等之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行事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日見成功

**歐陽公論范公為衆所推**云韓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思信尤為衆所推今若令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濟大事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可以還朝既先弭於外庶可漸脩於缺政

**歐陽公論四賢不當罷疏**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蓋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求瑕唯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慈臣請詳言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正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



罪勝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  
急脩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各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  
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  
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  
之不暇為國讓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  
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  
朋黨誣矣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  
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  
陛下惜也

蘇子美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  
黨人貶郢中歐陽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

貶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寬其遠邁也

朝野蔚多士  
奕然良可羞  
伊人秉直節  
許國有深謀  
大議搖巖石  
危言犯采旒  
蒼黃出京府  
憔悴謀南州  
引黨俄嗟尹  
移書遽竄歐  
安慙言得罪  
要避曲如鉤  
郢路幾來馬  
荆川還泝舟  
傷心衆山集  
舉目大江流  
遠動家公念  
師魯父作深貽壽母憂  
歐陽永叔母垂老橫身罹禍難  
當路積仇讐  
衛上寧無術  
亢宗非所優  
吾矣思正士  
莫賦畔牢愁

蘇子美上文正公書云舜欽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  
顧之重不計已之能否事之重輕墮命捐軀無問而不  
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禪說皆掇之  
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舜欽竊謂其勇敢敦氣節則



有餘至于成就大詳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舜欽自少  
小迨於作官所為不敢妄必審處已之才能而傳會于  
道人雖不知自信甚薦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  
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閣下開置幕府收  
策志慮英犖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重器資群材以共  
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誤有采聽將引猥瑣  
置於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舜欽非不知依閣下之  
重可以取先價而自振起設臨機事不能有所建弼耻  
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耻也况於傾撓哉  
及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舜欽終身可廢無所容焉  
是以上犯盛德懼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舜欽雖至冥  
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夜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

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喻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  
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已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  
就危隘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貳於人  
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除未必中  
閣下之度以舜欽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  
授之際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為經略則自陝西以至  
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不接  
矣他郡不接或不能仰制關中事則可慮也蓋關中  
之俗大抵強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方今盡取  
鄉民藉之為兵得操弓矢以自肆習往來道路與寇賊  
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  
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小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



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柰何耶况煩細迫而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化陰陽之和今雖稍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者化而爲寇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吳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關中之事耶故舜欽謂西羗不足憂於關中也近日竊聞隣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積聚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舜欽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互市閉之沙漠之外俟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咨

與競尺寸之地非大國之體也舜欽返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狙豪鬚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羗虜常以伏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爲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奸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頓而慎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水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敵之敢亢耶懸料古人所難况舜欽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臚臆于內萬冀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幸甚窮邊寒苦乞加練護不任懼激之至



又答范資政書云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  
封到閨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  
深不言可喻舜欽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  
人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  
快讐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  
無所歸始者意欲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來吳中既  
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蟹之美兗州有田數頃郡中假回  
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  
足所欲日甚間曠得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  
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苦與處無人商論乃知君  
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萌而不之見宜其悔  
焉况舜欽性疏且拙疏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

則臨事不敏無所施為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  
之劇地責其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於時也衣食之勿  
止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  
譏察而責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飲食起  
居皆自適內無營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天之刑者  
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効歟舜欽既廢于世本  
當於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踪跡一  
至於人間因閣之教丁寧委析不得不具道所懷幸閔  
察焉

又答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幽隱之故寘之坐右  
一食三誦嚴然如臨師保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  
忘墮獲之苦專人至又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



裕且謂某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於堂奧晏然自居得  
易艮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  
過實也夫適其時之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  
行藏屈伸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  
而遂於行蹈此機窮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  
前視卿輔之地不欲處謙讓引去偃息藩鎮以閑放自  
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  
之術充於胸中因時而發大芘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  
明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  
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之所憂念耳閣下其察  
之

又上范公書

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

下舜欽伏觀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  
屬欺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  
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  
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  
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弊無復太平之期當  
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爲愚唯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  
下聲名出入其於讐寇然駢於群議喑鳴伏毒不敢開  
口但日日窺伺閣下之失將以快意相決羗賊不庭西  
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  
此事天子采閣下之議用閣下於延州果能使士卒奮  
厲逆寇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  
議者欲食其肉舜欽嘗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



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  
康濟斯民爲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  
遠近無不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  
府天下之人踊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  
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爲未及半年時  
舜欽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  
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舜欽始絕不  
之信必謂怨惡之人翦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  
都下言者稍不復避人矣舜欽始疑之是何知於前而  
昏於此耶而又爲辯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  
以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舜  
欽又當閣下之薦不復可與衆辯矣與之合倡實不忍

爲但惻然愧羞喑不復言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  
知古之烈士爲知己死者以此也舜欽又竊觀閣下所  
爲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湛爲曠是何毀之多也豈  
誠之少衰不銳於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  
以爲高世之名未見爲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  
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鑿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  
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餒者  
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舜欽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  
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加於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  
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  
事布於左右非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  
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於國實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



僥一時之利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嘿顧望而不爲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纖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人疑惑有名之人又天子不肯采議而用人是不爲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於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爲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含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絕異遠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於朝廷之利甚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矣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

以珎重寸陰而皇皇於立事也若蹉跌失時齎泊前志則抱恨萬世爲來者所笑戮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諫乞不責**

**孔道**

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

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齊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疏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



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閑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怛覲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榜未削欺罔旣成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

**蔡君謨奏乞遣范公巡邊**云聞已差范仲淹宣撫陝西近又除叅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北賊不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范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經制事宜關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故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又論范出於韓之右**又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懷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私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內一外也曰皆留在邊也臣竊謂仲淹作招討使羗戎旣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况在陝西民旣倚賴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

**段少連諫范仲淹不當責疏**云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



之心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爵中外皆以為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寃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

**關顛撰公直贊曰**英英如神巖巖如山仁義道德益於顏間大忠臯夔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嚴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恩

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元遺山贊曰**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孫圓曦為之贊云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呂中論文正公為本朝人物第一**云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  
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  
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  
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  
識仁宗晚年欲大用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  
天下歟

**呂中論韓范同心云**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爲  
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與中國  
易馬之時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  
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  
士遜在政府王驥在密院夏竦在帥涇州范雍帥延州

爲相則無補君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譏本兵則  
不習邊防而忘曩日曹瑋元昊必反之言爲帥則師無  
功而徒以墮虜人詐和之計當夷簡旣入相之後與仲  
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  
日之補過亦可書此仲淹所以樂爲之用也自夏竦未  
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  
平之敗范雍奪節鉞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爲四  
路統帥三歲擁握大師未嘗身履行陳自夏竦旣罷帥  
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  
鄜延於龐藉分爲四路各任經略數勢相援此元昊不  
復有深入之謀也韓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則主於攻  
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



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  
守宜開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  
於輕戰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待其斃也然至於協謀  
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  
歸矣

**東萊先生治體論**曰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  
所以積而爲慶曆元祐之緩勢自文正范公天章閣一  
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爲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  
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  
九月矣始於明黜陟重命令當時之言見用明黜陟之  
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則以十月丙午行任  
子之法則以十一月丁亥行館職之法以癸未行公田

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繇役之法  
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  
說或著爲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  
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元祐之法不變使文正  
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文正之志不盡行於慶  
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爲之志不遇  
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躰得失之機於  
是乎決矣

**楊龜山龍川志**曰范文正公薦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  
爲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  
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  
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爲文正神道



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子見張公言之乃信

**朱文公言曰**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却是目范文正作成起來也滿時與

范文正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李儒用載法語會元

**朱文公曰**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朱文公跋范文正公與姪帖云**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敬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營私著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

名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交私之漸者引而伸之又非獨効一官之守者所宜知也候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刻真坐隅以自警省蓋三復焉而歎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謹書

**朱文公論文正公振作士氣曰**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庶職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朱子語類

又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顛命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



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又論文正公解仇事云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

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歡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藜談所記說得更乖熹謂呂公方寸隱微雖不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常自謂無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旣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



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川時歐陽公爲守范公知青州過穎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頗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荆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好看看亦不信也

**又論范文正高處云**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爲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

傑出之才熹嘗謂天生人才自是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熹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道夫

**又論夷簡無相業云**熹嘗說呂夷簡最是介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何者善處置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之知所聳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蹶弛之士石鼻鄉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



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子蒙

又論文正有好議論云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袞將去遂成風俗嘉問已前皆袞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袞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却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

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和申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胡文定公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龐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嘉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又論文正公氣貌如何云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濶廣大之意始得可學



又論文正公精密云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熹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妙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又論文正公待士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携歐公書徃餘杭見范文正公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迓之云云備

又答周益公論范碑曲折書云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得容

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而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後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



心之德其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旨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托爲解仇之語以見

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旨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夏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皆亦將護容養以盡



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如呂  
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  
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跼弛之士窮而在下  
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  
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爲  
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  
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  
攻事皆有顯跡不可掩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  
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  
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旣以呂公而  
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  
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悶默受此而無一

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  
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爲之駭使未知范  
公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  
其諸子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  
陰爲自托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爲無  
有愧負幽明而不違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  
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  
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  
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  
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未  
有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  
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



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墨莊文正公五世孫况龍川楊龜山先生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陽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跡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黷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

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據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論韓范諸公不苟同**云諸公平居相稱若尚同也而議事則公言無私不害其為同上前爭事若好異也而下毀則如未嘗爭不害其為異仲淹欲宥滕宗諒杜公曰不可也非異仲淹也恐素人主之操柄也富公欲罪晁仲約范公曰不可非異富公也恐導人主以嗜殺也韓



公欲擊西夏杜公曰不當擊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修邊備富弼料九事且言契丹必不來君實景仁以兄弟自號者也而鍾律之議終其身不相下韓范素號相得者也而城水洛之議互爭沫滉之是非是數公者其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文論呂范交際**云且朋黨之倡其萌於范呂交際之時乎謂申公為小人耶爭宸妃誕育之功而喪於成禮當宮庭避災之頃而願望清光乃拜手跡八事如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卞佞士直得大臣輔相之體而其大者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是未可以小人之訾也謂申公為君子耶敕有司不受臺諫夷簡倡之戒百官

越職言事夷簡主之罷相之後密表之類奏內侍之陰結是失大臣進退之義而其大者因私憾而預瑤華之議因比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純於君子也仲淹之比肩聯事豈能帖帖阿附而為詭隨之態平方其姑蘇召還正愜公議待制之除俾仲素蘊而處鈞衡之地者思有以陷之以待臣噤其口以劇務撓其心然百官之圖四論之獻凜然生言者之氣大臣不堪遂以朋黨目之仲淹於是有鄱陽之行是行也李紘王質載酒往餞而欲附黨以為幸歐陽脩余靖尹洙抗疏力爭而願同貶以為榮仲淹何慊哉以至韓琦救蔡襄之詩程琳議黨人之誘若谷卞君子之類此皆營救仲淹也惜夷簡之黨勝仲淹之黨不勝至使受知薦主方尔從坐同年進



士又相繼出諸賢皆以朋黨逐矣至仲淹陝西召還稍  
愜公議日夜謀畫圖報主知然按察之令嚴磨勘之法  
密未有愜僥倖之意小人不悅再以黨論之仲淹於是  
復爲陝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國讒者益甚賈昌朝主  
王拱辰而逐益柔仲淹所薦也錢明逸論章得象而去  
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陳執中因孫甫而去杜衍杜衍  
嘗爲仲淹言也邸獄之起朋黨作仇一網之打私徒相  
慶雖歐陽公以去國之身懷不自已抗疏力言至謂羣  
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未嘗不忠于國者而大勢  
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爲夷簡黨目之所斥諸賢尚有  
左袒及仲淹再爲夏竦黨論之所貶諸賢皆爲倒戈蓋  
夏竦用心慘於夷簡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復希執

中也然嘗反覆史傳切謂黨禍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  
君子之風附君子之名不得盡其辭責故嘗妄爲之說  
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  
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  
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  
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  
名吾而以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  
褒孰肯以邪曲自毀哉如必過爲別白私自尊尚則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爲君  
子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謂恠鬼壞事韓琦亦謂  
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見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  
閔對策至李德裕朱崖之貶一報一復凡四十二年而



後息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待遇臣下恩亦至矣夫豈無藥石以砥砭之湯沐以櫛治之未幾雲開日出所廢之人尋即召用所罷之官隨已復職如范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貶其始也雖爲之下朋比之詔及西事之興不惟宥其過而且大用杜富歐余以邸獄而盡去始者所行之人雖盡廢黜而陳執中既罷之後諸賢復召而或畀之鈞衡或列於論思氣類相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和諸賢何憾哉

**又論元昊所以臣服云**蓋自天聖中曹寶臣嘗語王巖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捍語之時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寶元以來逆雛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懷敏福平以將自

詭有先穀剛復之態無充國老成之慮其勇而無謀不能辦事當時志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設心措慮但欲進擊一聞持重堅守之師則柄鑿矣自爲揔帥端坐長安四路軍政遙聽節制其誤國債軍之罪自不能掩於張方平之一疏由是好水之役任福不能嬰其鋒芝川之役劉平不能過其勢遣使至境范雍不能明其詐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其欺當其時也天子不得怡宰相不暇食百官不敢退安於私第中書置議事之廳羣策集經略之幙韓公不肯袖手於大事當決之時富公不肯結舌於虜使可斬之日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略展布於代回國事之頃請出兵者有呂夷簡言官兵不如鄉兵者有田况身爲躰量使而知四路屯兵之數者



有王堯臣王守忠監軍之命不行夏竦通喃廝囉蕃族之議復寢張奎鑄錢之請既上歐陽脩通漕運擢商賈之策復施我常有以破无昊而无昊終不請降於我也以卿延一路觀之狄青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永平入金明則見困於周美至延州則見摧於王信以涇原一路觀之虜寇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虜在自豹任福克之制其兵以河東一路觀之在麟州則張元易旗幟以誤敵其衆大潰在府州則張旨築城陴以堅守其賊果遁至環慶一路所在自爲守備相爲牽制者又非諸路之所能及青澗旣成則以种世衡懷瓌州屬羗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大順未城則以范純佑促慶州版築自是城寨截然虜不敢入一韓一范之謠屹然爲

天兩柱蛇豕膽喪犬羊屏息有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保其無他而輕許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來奏事者四然後賜誓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之間勉於支撐拯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廢傷厲憂虞之心擇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諄諄然綸綍之明揚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鯁然搢紳之論奏募入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搏節三司用度之數蓋其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救敗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追遠討以強兵而來懲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急征暴斂以豐財而量入爲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足每觀夏竦范雍經略西事之日與韓琦范仲淹經



略西事之日勝負利鈍大略可攷信守備亦惟其人而已不然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所自耶

劉漫塘先生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語錄

贊頌論疏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 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扈而慮後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已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鵲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遇成都公時攝帥有言  
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寶察之也公一曰訪  
于欵語余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  
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  
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  
不奏中使之禍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  
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  
資蔭爲慙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  
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  
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

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  
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  
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  
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  
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  
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  
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  
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  
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  
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  
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  
其人用之如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爲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爲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揔管科詔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

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覲倖相泣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之武希純帥



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而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熙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又論徽宗不及相忠宣云

王侁

臣侁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于謫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過不吝以彰信屯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一駕遂狩而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臣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跋文正公道服贊

文與可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之左右令人  
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  
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覩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  
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闕茸  
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爲人所稱燾之不材舊位  
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縉兵柄所有書命謹繳連封進  
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爲別敕行下又言臣聞古人有  
言曰賞當賢則臣下親罰當罪則姦邪止陛下一日逐  
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爲執政可

請賞當賢矣燾之進則未有所當此臣所以當力爲陛  
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  
當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  
與也

送范德孺知慶州

黃魯直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  
掩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豨九京  
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騏驎地上行潭潭大度如卧虎  
邊頭耕桑長兒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  
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於旗擁萬夫  
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答羗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



可發一咲

黃魯直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咲真成夢狂歌或似詩照  
灘禽郭索燒野得伊尼早晚來同醉僧窓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黃魯直

潭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渚官  
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賜秋字之句

黃魯直

少日才華接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未應白髮如霜草  
不見丹砂似箭頭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  
漢家宗廟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諸賢詩頌

廣德司理詩

孫莘老

維持犂犂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有  
事爭論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  
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游百花洲盤礴文正祠下以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為韻賦十詩

黃魯直

其一

憶昔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其二

羊生但著鞭勿哭西州民故有不亡者南山相與存

其三

三充

詩頌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其四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悲風韻高木  
其五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江鷗會人語  
其六

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其七

委徑問謠俗高丘省仙作昔游非苟然今花幾開落  
其八

在昔寶方枘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白首要同歸  
其九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班清談值淵對發興如江山  
其十

落日嘶城壁祠東更一游悲來惜酒少安得董糟丘  
次韻其一  
夏均倪父

神文秉周禮廟樂奏九成當時夔一足不待魯諸生  
其二

噴噴雀噪屋悄悄蛛網門我來九頓首生氣凜如存  
其三

堂堂古遺直心嚴貌無華人見不嫵媚何以娛大家  
其四

樸藪復樸藪何以棟我屋風雨莫輕搖南山無老木  
其五



有酒當自醕有室莫共處古今一丘貉何能坐飛語

其六

夢回四賢篇長風吹人醒曉哉不我見淚與秋露零

其七

百代無幾人九原何可作不必溫御史解令君膽落

其八

寶元乃多故公時捻戎機胸中百萬兵要取橫山歸

其九

公歸今幾時遺懿何班班公議要難沒言波可懷山

其十

我心不可規滔滔誰與游向來秉大雅心復成一丘

懷范樓

中奉大夫致仕楊用道

初載希文此屈盞天衢一旦遂高搏古人直許到夔契  
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天寒  
何但東坡爲流涕遺編我讀亦沈瀾

故寧海軍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不相上下近  
於李舜臣家得公墨跡慮其湮沒命工勒石以傳  
永久泰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都騎尉  
王國器立石

長山書事

孫弘多詐沈齊人玉石由來各自分汲黯有靈吾可問  
此山曾見范希文

至元七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汶水節齋陳祐按  
部過此故題進義副尉長山縣主簿崔仲元立石



謁文正公祠堂詩

長白何岩巖下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此度辰夕蕭蕭鬢荆榛落落臨泉石拳拳往拜瞻赫赫如相及維宋慶曆間多士麟鳳集孰為天下憂一疏丹心白中朝元有人西夏諒難國力言師出凶深慮手滑失炳幾先見明韓富有慚德柰何時相陋欲碎和氏璧向非仁廟知千載血應碧至今忠義氣高聳萬仞壁所以行業隆要自清苦積功臣何代無名為富貴役視公平昔懷霄壤邈相隔但能一善兼亦足百歲塞遺容揭日星未覺闕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撼秋色

右延祐四年三月廿又七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

知制誥同脩國史張養浩偕

龐提領拜謁祠下

文正范公祠

吳潛

仁誼功忠一片心兵間招弄更精神當時老上龍庭種豈信江南有此人

長山溪畔蓼莪青想見當年念母情顧我遠游營底事

擡頭重感老先生長山青陽縣東一十里文正范仲淹幼鞠于朱氏讀書其地紹定二年縣

令丁木立祠朝請大夫丁黼記

池州青陽文正祠

理齋楊少愚慕註

范墉饒州書記歸逕池之青陽謁長山朱文翰留

謝歸之越三月公生端拱己丑歲也說名登第於

祥符乙卯歸姓於天聖丁卯文翰任淄州長史亦

嘗往長白山初仕廣德軍云便迎母家書畀池州



朱延之范太師戶置田青陽活朱氏孤遺獨墓碑  
為忠宣公諱耳

七子母聖善凱風吹棘蕝贖書世子文姜絕不親詩  
亡春秋作寧以諱失真人之大倫五克諧信義仁吾身  
所由出同出先吾身循此而孝弟道與堯舜均異姓聿  
居三友妻上君臣事母豈殊父母或從乎人從人良有  
由夫命志莫伸所以謝夫人寄生天麒麟覃恩復歸宗  
善乎處天倫春秋明時中大經所經綸敢借魯衛書重  
為范氏陳

澧州路安鄉縣太平興國觀文正公讀書  
堂東原申屠駟致祭祝詞

維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六月辛丑朔越十有六日丙寅

後學東原申屠駟巡歷至澧州路安鄉縣詣太平興國  
觀

先師文正范公之讀書堂謹以三牲酒饌雜果盤蔬敬  
祭而昭告曰惟公有出將入相之才則見諸事業有致  
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捍海濤而築巨堰恤宗族而  
為義莊嗣也昔嘗拜公之像於興化今復拜公之像于  
安鄉蓋非羨公之自寒微而至通顯乃特慕公之秉方  
正而脩賢良也尚饗

與祭官

敦武校尉澧州路安鄉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馬  
合謀承事郎澧州路安鄉縣尹兼勸農事呂衣友  
進義校尉澧州路安鄉縣主簿夏思德縣尉楊宏



照略案牘鄧天祐將仕郎吉安路儒學教授致仕  
羅勉道安鄉縣學教諭張巖儒生李恒周泰劉浚  
劉南昌青陽賓常德等處權茶提舉司司吏魯思  
明

祝辭

維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八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  
辛卯奉議大夫奉元路耀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  
勸農事東平申屠嗣謹以潔牲清酌冥楮淨香致祭于  
文正范公而昭以告曰  
公昔嘗寵知於耀嗣今亦忝知于耀嗣也黽勉焉惟前  
賢之是希庶幾乎追後人之所誚謹告

與祭官

雲南省臨安路建水州儒學正校栩蹇仲義陝  
西省奉元路耀州同官縣儒學教諭韓城程好

問

讀祝儒生汴梁李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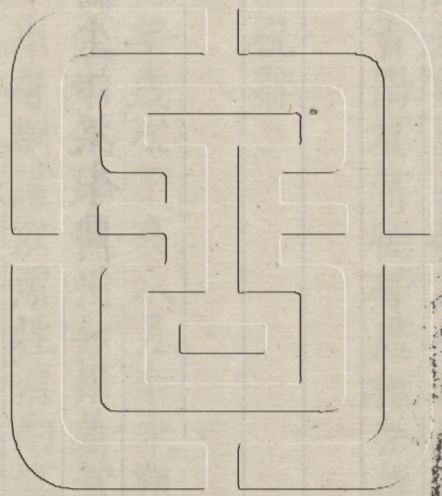
詩頌

字

詩頌

六





祭文

富鄭公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六文之靈嗚呼公乎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功乎未宣何遽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為是而不自信之甚乎不然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施乎某愚不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其悲公幼孤無依零丁自生徒步遊學至于成名奔走銓選益困于行僅改一秩卿寺之丞有宗公晏薦公文章典校圖籍館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率百辟北面奉觴公聞駭走出䟽于囊雖示民孝君入臣行願得元宰外行故



常帝首宗之內宴是將衆爲公慄公膽益張于時非公  
大節幾忘並悟獻姦造逋于外獻既往矣諫垣召拜夙  
夜蹇蹇益用不怠帝怒椒掖講從廢殛公率諸僚御史  
協力伏閣而諫氣直寰域坐是謫去中外失色累易郡  
璽召尹上京尹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柱柄臣又竄南征  
忠亮信特天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遽召起公來  
撫方城大將失律閔陝震驚延是孤危賊謂已物命者  
必辭公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  
歸賊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爲荅書  
禍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喜者明贊云可附于史昧  
者詆媒嫉其出已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邇臣勉徇  
所故徙公內藩物論麻起俄建帥旗揔護諸將帝心思

賢天下是訪擢貳樞筦復叅政鈞二府交入萬微日新  
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讒間得行孤  
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幽方穰下得請旋易于杭又易  
青社曾未盈歲恙起不測又求賴水及徐不行記友以  
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昔某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  
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  
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  
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  
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  
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罷去我亦隨逝  
從古罪人以于魑魅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蠱孽毀  
訾如沸必實其死以快其志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處



以道俯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  
寧既而吹吹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  
之心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仰  
一齋恨多矣世無措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  
嗚呼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  
守蔡印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魂我慟幾絕公聞  
不聞走使持奠作文叙冤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文忠公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  
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  
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  
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

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  
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  
行險止嗚呼公平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實多公志  
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  
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榱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  
人誰不懼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謚行君  
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  
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  
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舒王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  
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



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獗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敵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

於鄉百治目修偷墮勉疆彼闕不遂歸傾帝測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苟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盖公之才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公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夷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妾婦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締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于深孰鍊乎厚其傳甚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二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韓忠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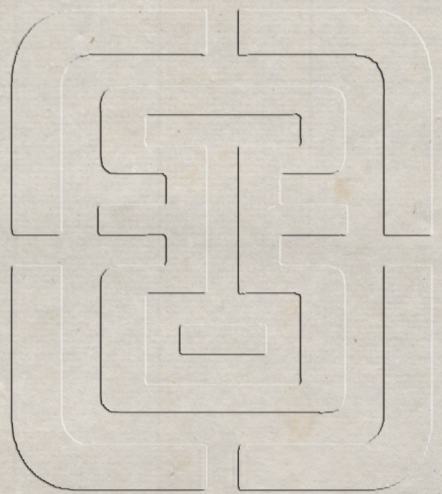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旣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



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  
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  
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計音而長慟  
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尚踈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  
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擔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  
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  
駑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不辯遂連公呼自顧無有  
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卷來附一節同趨與  
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  
如初指之爲黨果如是乎道卒與于時戾謂公迂而僕  
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  
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

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爲寄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  
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  
視瞿然遣使候公監寐會公得賴肩輿赴治尚煩公荅  
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粗以爲慰方具書藥詣公所憇得  
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膺食不  
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即有死苟  
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  
不憇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躡高高文奇謀大忠  
偉節充塞宇宙照曜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  
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亘億萬世不可磨滅此爲  
天而爲壽兮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  
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





乎公乎知乎不知

子負笈

祭文終

